

墙里藏碑! 成都武侯祠有新发现

一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里,隐藏着文物。

今年2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原状陈列提升工程中发现诸葛亮殿北壁木框有磨蚀现象,在对其进行更换时周边抹灰层剥落,显现出墙体内部被封护碑刻的一角。

碑刻显现后,经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理,共发现15块碑石,根据空间位置和碑文内容,判断其分属8通碑刻。

上周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

碑刻前后跨度约150年

成都武侯祠是纪念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人物的祠庙所在。它是刘备陵寝所在地(惠陵)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义庙组成三国历史遗迹区,距今已有近1800年历史。

作为有“三国圣地”美誉的蜀汉英雄纪念地,武侯祠凝结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质。历史上,在修缮武侯祠时,多次发现一些碑刻艺术精品被前人出于保护的目藏在墙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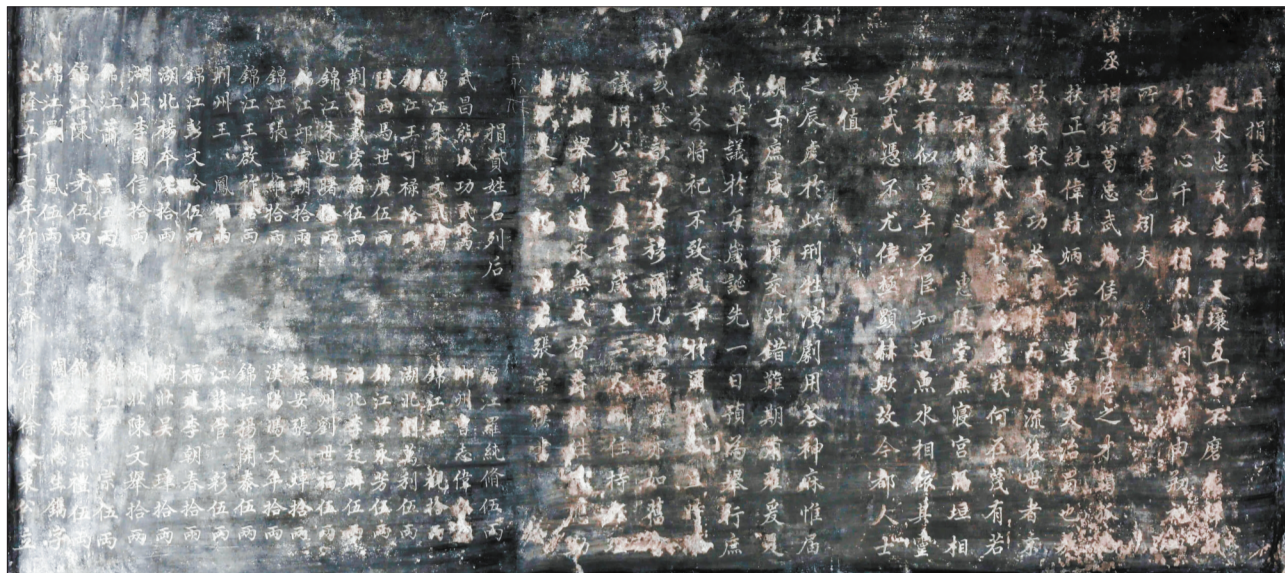
因所处正殿正位,武侯祠诸葛亮殿北面墙壁素来为人所重。加上本次的新发现,该墙体内部已经发现有25通碑刻,年代上至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下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时间跨度412年。

本次新发现的这批碑刻的年代最早为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距今350年;最晚为1821年(清道光元年),距今201年,前后跨度约150年。其中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侯庙志》中有所记载,另3通碑刻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本次发现的碑刻精品

新发现的这批碑文内容多样,包括当时的四川主政官员题记、清代状元书《出师表》、武侯祠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书画等。其中《出师表》新的书写版本,意义十分独特。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馆内本就存有碑刻,比如著名的《三绝碑》,以及相传是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等,而书写这块新《出师表》碑文的作者石韞玉是乾隆时期的



《再捐祭产碑记》石刻。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供图)

状元,也是武侯祠目前发现的唯一状元身份的碑刻书写者。据了解,石韞玉一生推崇诸葛亮鞠躬尽瘁、正直忠义的品德,因此在这块碑的书写中持有端正的态度,包含充沛的情感,标准的楷书笔力遒劲,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精品。

本次新发现的《眼底江山》碑,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作者是时任四川按察使宋可发,为武侯祠现存唯一真迹。“眼底江山”出自宋代诗人黄庚的名句“胸中宇宙自然景,眼底江山不尽诗”。该石刻书法属行草,潇洒张弛,笔势振迅,似应属宋代米芾的书法风范。

《再捐祭产碑记》也是本次发现的碑刻精品之一。碑文生动再现了乾隆盛世武侯祠祭祀活动的壮观景象。

与武侯祠庙志记载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殿现有碑刻的数目和内容与武侯祠庙志的记载存在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武侯祠博物馆负责人表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殿共有25通碑刻,数目和内容与庙志的记载确实有出入。一些庙志上记载的碑刻现在没有见到,本次发现有3通碑刻未见记载,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目前庙志成书的时间是清道光九年,即1829年。在此之前武侯祠有过多次格局变化,一些碑刻在当

时就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文献的记载,记载不全也不无可能。

其次,1829年后,武侯祠还经历过战乱、人为破坏以及多次官方和民间修缮,一些庙志记载的碑刻可能有破坏、迁移或封存的情况,未来不排除会发现更多未见记载的碑刻。

专家一致认为,本次这批碑刻,书法艺术精湛,刻工技艺精能,是国内罕见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文物发现,在国内历史建筑博物馆中当属“百年不遇”,对充实武侯祠历史意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巴蜀魅力和时代精神有重大价值。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发现的碑刻在经过保护之后,将全部展示给公众。(本报综合)

相关链接

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藏品中,以宋代爱国名将岳飞书写的《出师表》和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隆中对》最引人注目。

岳飞在跋语中自述,南宋绍兴八年八月领兵路过河南南阳,到南阳武侯祠拜谒诸葛亮,夜宿祠内心情激动,竟一夜无眠。第二天祠内的道士请他题词留念。于是,岳飞便把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写了出来。在写的过程中,他激动到涕泪四流,写完搁笔才觉得胸中郁闷之气稍稍得到消解。

如今,成都武侯祠内墙上刻着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落款都是岳飞。(本报综合)

成都武侯祠内,相传岳飞书写的《出师表》。(资料图片)



西汉最早使用火炕? 不,商代就有了

新华社记者 高博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日前在邯郸赵窑遗址发现了商代火炕,这一发现将我国使用火炕的历史从西汉提前到了商代。

“火炕是我国北方居民的取暖设施,此前我国有关火炕的最早记录是2006年在保定徐水东黑山遗址发现的西汉火炕,此次赵窑遗址五号房址发现的则是商代火炕。”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魏曙光说。

赵窑遗址位于邯郸武安市赵窑村,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于

1960年、1975年经历两次发掘。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从距今6400年的仰韶早期到汉代几乎没有中断,尤其以发现仰韶早期的环壕聚落和中晚商时期的高等级居址和墓葬最为重要。

赵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是河北省参与“考古中国——中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专题研究项目。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武安市文物保管所组成考古队,对赵窑遗址进行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新的重要认识。至今,

赵窑遗址已完成发掘面积340平方米,部分揭露出商代聚落。截至目前,共发现房址9座,其中五号房址是一座半地穴双室房址,前室居北,后室居南。在前室东壁北部、门道台阶南侧有一半圆形壁炉,壁炉直径0.8米。

经解剖发现,五号房址前室底部西部异常坚硬,硬土面下方有一层厚3厘米的灰层。前室底部有一条红烧土浅沟从壁炉底部沿房址北壁向西,在北壁中段浅沟分成3股,从不同方向进入硬土面下方。南壁下方也有一条红烧土浅沟,向西与硬土面相连,向东与

房址东南角的灶坑相连。从壁炉经红烧土浅沟进入硬土面下,再经红烧土浅沟与灶坑相连,如此形成一个完善的导热系统。

专家推测,五号房址前室的硬土面应是火炕面,因坍塌而凹凸不平,红烧土浅沟就是烟道。从出土的陶器分析,五号房址的年代为晚商早期。

“赵窑遗址商代聚落初露端倪,已经体现了较高的等级和价值。赵窑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早期文化聚落布局和夏商周时期冀南地区文化序列的演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魏曙光说。